

大咖观察



本期主持人
邓安庆
青年作家

幻想不是凭空想象

十年来,朱岳写了三个集子,《蒙着眼睛的旅行者》《睡觉大师》和《说部之乱》。读者没有变多,却有越来越多的趋势。现在,后浪再版了朱岳十年前的旧作《蒙着眼睛的旅行者》,这部号称让评论界束手无策的小说集。

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

爱拿“中国的谁谁谁”说事是简单粗暴贴标签

读品:听说你第一次在拿到自己的样书时,看到腰封上赫然写着“中国的博尔赫斯”,险些钻进桌子下面。后来你在寄样书给朋友时,都要把这条腰封撕下来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?

朱岳:这本书首次出版的时候我二十八岁,对图书营销还缺乏了解,猛然看到这样的文案就蒙了。当然现在我也不会允许(如果我有发言权)这一类营销语。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标签,对作者、读者、博尔赫斯都不够尊重。连一丁点准确性都没有。

读品:现在图书营销喜欢拿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打广告,这个是“中国的马尔克斯”,那个是“中国的博尔赫斯”,对此你怎么看?

朱岳:充满了无知和无奈。现在我是个图书编辑,我也知道想推一个新作者有多难,没得过什么奖,没有销量纪录,没有名人推荐……那卖点在哪里呢?可能只能写点耸人听闻的文案,和大师、名人搭上点关系,来吸引眼球。作者往往是无辜的,如果谁真觉得自己是“中国的谁谁谁”,那这人应该赶紧送医院治疗。

读品:据说,以前《睡觉大师》的编辑在书出版前想找两位著名小说家给你写推荐信,得到的答复都是拒绝,一个说不想再推新人,另一个问这个作者是不是神经不太正常。

朱岳:我只想引用尼采在《瞧,这个人》里的一句话,“我是靠自己的信誉活着的。”但紧接下来的话是:“说我活着,这也许只是一种偏见吧?”

无论多么荒诞离奇都是关于人和现实

读品:集子里有篇《我可怜的女朋友》,男友无钱为女友治病,

女友的手指被截之后,安上了十根面条,身体由曲别针连接着,家里的宠物蚯蚓卖了两分钱,被城管队员收走了。你是想表达什么?

朱岳:当时我刚从法院回到家,我还是个律师,我去法院签了个字,回到家我想到这一天是农历七夕,就坐下来写了这篇小说,是痛哭流涕写完的。我没法直接说出我想表达什么,但肯定不是什么“正能量”。

读品:有人认为,这篇小说不过一千多字,严格来说也许算不上篇小说。

朱岳:嗯,法律有规定小说最少多少字吗?如果有这样的规定,我接受,不算就不算,恶法亦法。

读品:什么时候能写得长一点儿?什么时候能面对现实世界?

朱岳:写小说可能有两种发展方向,一种是短篇到中长篇小说,再到长篇小说。我也说过,我写短篇小说,我的孩子以后会写中篇小说,我的孙子会写长篇小说。但这只是玩笑话。我也许向相反的方向发展,往写诗的方向发展,越写越短。

我是个自食其力的中年人,尽最大努力对家人和周围人负责任,对现实我有一些判断,但最重要的是“决断”,任何正确判断都比不了一个决断。我想我会把自己逼向那个决断。不过从写作上来讲,没有想象力不是现实主义。最近读周伟驰老师讲马查多的文章,马查多对诗的看法中有这样的话——是它,不是它,高于它。我想,如果把它理解为“现实”,我可能在“不是它”的阶段,但在向着高于它发展,而没有停留在初步的“是它”。没有甘于庸俗的或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。

小说运用的是思辨想象力它不是凭空想象

读品:这部小说集里有从地里长出来的耄耋老人,逐渐长成壮年,少年、儿童、婴儿,最终经由女

人的子宫重新变为种子(《轮回》);有可以溶解一切事物、甚至是浩瀚星空的万能溶剂(《万能溶剂》);有致力于研究睡眠艺术的专家(《睡觉大师》);有起初是女孩,30岁后变成男人,在阴暗的小酒馆里追忆粉红色少女时代的胡须大汉(《两性图式》)……也许有人觉得你的小说猎奇、炫技、为荒诞而荒诞,认为你这种写小说的方式,很容易(也很容易被误读为)停留在这个层次。你怎么看?

朱岳:我觉得我在许多小说里运用的是一种思辨想象力,它不是凭空想象,都有一定道理可循,是通过变形,从另一种可能性来反观我们这个世界的潜在的逻辑性。以这种方式写作还会持续一段时间。等到我觉得足够了的时候就会换其他写法,没什么障碍。写作有自己内在的逻辑和限度,作者应该有直觉把握,到了,还是没到?这个不能听别人的。

读品:你笔下的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发生在国外,人物的名字也是外国人名,乍看上去会让读者误以为是一篇翻译小说。选择这种写法其实带有一定的风险,不但弄不好会“露怯”,而且很容易被人扣上“闭门造车”甚至“山寨”的帽子。你有这样的担忧吗?

朱岳: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方式,我受不了看了一篇小说,上来就是“李翠莲”“张香香”“马二狗”这一类名字,要么在田间地头,要么在城乡结合部,一对男女走向轰轰烈烈的悲剧。我还不喜欢看到“柳树”这个词,非常不喜欢小说里出现这种词。这几乎是生理上的,不是刻意选择这种写法。

关于被别人扣帽子,有句老话讲,“听蜩蛄叫还不种庄稼了?”

读品:对于文学作品你有什么判断标准吗?你喜欢哪一类作品?

朱岳:对一个写作者来说,对判断标准最好不要太“有意识”,保持兼收并蓄的状态会更好。写的时候也别按照某种标准写,你是什么人就写成什么样。



后浪出版公司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7月
朱岳著
《蒙着眼睛的旅行者》

朱岳的小说不带有“现实”的目的性,社会、历史、感情都极为弱化乃至没有,最大的阅读快感来自于纯粹的“幻想”。幻想并不是乱想,它提纯了,变成纯粹的审美文本,就是要看他的想象力如何得以施展。

——邓安庆

私人书单

荐书人 舒君
编辑,书评人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4月
潘亚玲译
《关于爱国》
「意」毛里齐奥·维罗里著

爱国主义绝对是一个好词,但对德国人而言,这个词却有相当负面色彩,谈论它必须小心翼翼。原因在于,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二者常常纠缠不清,一种主义总是难免被污染以致变质。本书旨在区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,重建这两个术语的初始内涵,主张回归到没有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,重建共和爱国主义。在今天,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具有极为强大的动员能力,对其进行反思深具价值。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5月
陆大鹏译
《伊莎贝拉:武士女王》
「美」克斯汀·唐尼著

伊莎贝拉女王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、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。她与斐迪南的联姻为今日西班牙的诞生奠定了基础;她赞助了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远航;还有,她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异端裁判所……记者出身的克斯汀·唐尼生动讲述了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,描摹了驱动她前行的宗教信仰,不但为我们奉献了一本好看的人物传记,也对我们理解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有所助益。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4月
裴莹译
《露露一定有办法》
「奥」地利「米」拉·洛贝著

露露是被小主人丢在垃圾堆的黑人娃娃,但她不认为自己一无是处必须被丢弃。她在垃圾堆邂逅了另一个被丢弃的娃娃马克斯,还捡到一大块红布,以此为原料修补了包括自己在内的被弃玩具,让大家重获自信还能帮助别人……出自奥地利儿童文学名家米拉·洛贝之手的这部作品充满想象力和童趣,也向小读者传达了节约、环保的道理。



小编推送

文学

《想象共和国:三本书里读美国》
[美]阿扎尔·纳菲西
三辉图书·中信出版社 2016年8月

被人称为“美国版爱丽丝”的伊朗女作家阿扎尔·纳菲西,在伊朗那片充满规训的土地上,她一次次揭下面纱,带领年轻的女性,用阅读打破缄默,用文学抵抗暴力。这本书延续了《在黑黑兰读〈洛丽塔〉》的写法,将回忆与文学交织,透过《绿野仙踪》和《哈克贝利·费恩》,透过卡森·麦卡勒斯和辛克莱·刘易斯的文字,想象美国这个自由国度的野性和传奇。与想象同时进行的,是回忆,是她本人成为美国公民的历程,以及伊朗移民在异国重新开始的生活故事。

小说

《垃圾日》
[匈牙利]马利亚什·贝拉
花城出版社 2016年6月

它就像是小说版本的《恶之花》,在诸种离奇恐怖的表现背后,隐藏的是无比沉重的主题:东欧剧变给普通人造成的灾难,社会无序带来的道德滑坡,精神虚无对弱者造成的伤害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一栋摇摇欲坠的老旧公寓楼里,落魄的居民们对自己和社会充满了绝望,于是把怒气都发泄在了他人身上,继而制造了更多的绝望。以暴制暴,自暴自弃,这些底层人物根本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,动荡时期,藏在东欧人心底的某些阴郁和沉沦,被极致地表达了出来。

非虚构

《过去的痛》
[美]梅·萨藤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6月

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梅·萨藤的回忆日记,为想要独居生活的人展示一种真实的生活方式。她坦然讲述人生中的艰难时期——她与同性伴侣朱迪相知数十年,却因对方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痛失所爱。她不仅深陷抑郁症,还接受了乳房切除手术。73岁,她不幸中风,却仍未被击倒,而是从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汲取力量,深入思考自身与过去的关系。这本独居日记,是她回忆自己身为女性、作家、少数群体的人生,以及走出情感伤痛的过程。

儿童

《伦尼和露西》
[美]菲利普·斯蒂德、埃琳·斯蒂德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6年6月

美国图画书艺术家菲利普·斯蒂德夫妇合作的这本绘本,给人安慰和宁静。男孩彼得和爸爸穿过一片幽密阴森的树林,搬到一座新房子里。彼得用枕头做了一个高大的守护者,守在桥头,给他起名叫伦尼。伦尼是一个守卫,但彼得担心他一个人太孤单,又给他做了一个好朋友叫露西。伦尼、露西、彼得和哈罗德在一起,认识了新朋友米莉,他们都觉得这个地方不再那么可怕了。这是一个寻找归属感的温暖故事,大人其实比孩子更渴望它。